

目 录

GOLDEN
S

卷首篇 要讲自然道德 谈家桢

一、人的近亲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人类聪明的“表兄妹” | 张 锋 | 3 |
| 我和黑猩猩交上了朋友 | [英]珍妮·古多尔 | 6 |
| “猩猩夫人” | [美]哈罗德·海斯 | 12 |
| 我做了褐猿的“养母” | [美]盖尔迪卡丝 | 18 |
| “森林歌王”长臂猿 | 巫露平 | 28 |
| 人猿之间 | 缪克成 | 32 |

二、奇兽珍禽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高山深处的大熊猫 | 潘文石 | 37 |
| 麋鹿还乡记 | 黎先耀 | 40 |
| 可爱的美猴 | 张善云 | 43 |
| 象喜亦喜 | 梁秀荣 | 45 |
| 针鼹 | [德]贝·克席梅克 | 50 |
| 骆马·羊驼 | 张虎生 | 56 |
| 雉鸡天堂 | 郑作新 | 60 |
| “草原歌手”百灵鸟 | 马 鸣 | 63 |
| 几维鸟 | 钟毓琳 | 65 |
| 蜂鸟 | [法]布封 | 67 |
| 会笑的鸟 | 王晓雨 | 69 |
| 企鹅传奇 | [美]富兰克林·拉塞尔 | 72 |

三、昆虫诗篇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蝉的一生 | [法]法布尔 | 79 |
| 草百灵 | [日]小泉八云 | 88 |
| 关于螟蛉 | 鲁 迅 | 92 |
| 春蚕赋 | 曹 石 | 95 |
| 蜜蜂赞 | 王敬东 | 100 |
| 祝蜚螂南行 | 黎先耀 | 106 |
| 贺彩蝶婚礼 | 梁秀荣 | 109 |

目录

CONTENTS

- 萤火虫河 [美]艾温·威·蒂尔 112
昆虫的母爱 朱洗 118
昆虫的绝招 朱晓林 1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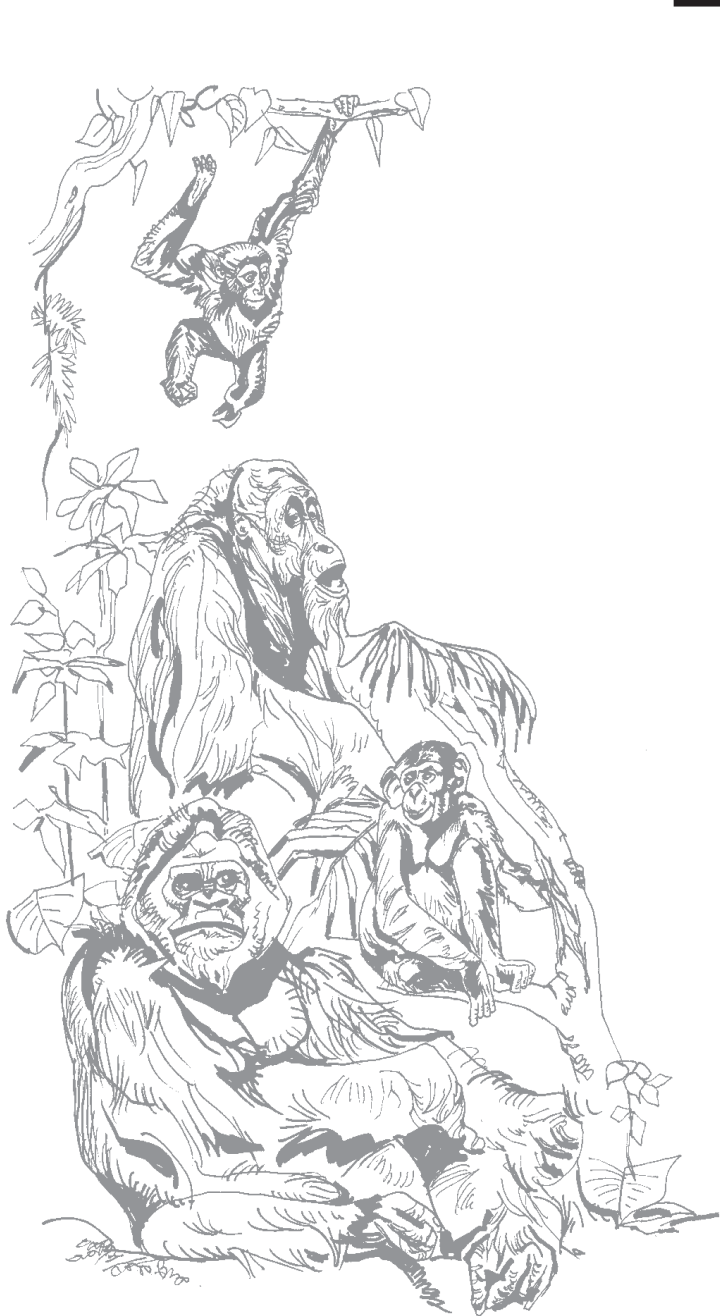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水族世界

- 鱼的传奇 黎先耀 129
鱼儿的祖先 方行 132
鲨鱼 李怀祖 134
发光的虾 金涛 139
太湖岸畔话大鼋 赵肯堂 143
江中“熊猫”白鳍豚 梁秀荣 146
美人鱼 陈万春 149
鲸鱼对歌 [德]维托斯·德吕舍尔 153
鲸中之虎 谭邦杰 157
海底世界 [美]蕾切尔·卡逊 159

五、宠物恋歌

- 人狗之间 赵丽宏 169
爱猫癖 [美]J·D·里德 174
让小黑猩猩回家 [法]简·卡特 177
我带着幼狮旅行 [奥地利]乔伊·亚当森 183
我同骆驼一起登台 盖叫天 190
鹦鹉 [丹麦]卡恩·布莉克森 193
清宫养鹰 毛宪民 194
养蟋蟀 金受申 197
玩赏金鱼 杨宪益 202
动物给我惹的麻烦 [奥地利]劳伦兹 206
老人与鸟 [法]卢岚 213
爱畜之益 [美]埃里卡·弗里德曼 216
编辑后记 220

一、人的近亲



人类聪明的“表兄妹”

张 锋

在科学界确认了3种大猿在分类学上的地位后，科学家们又从解剖学、遗传学和心理、智力等方面对黑猩猩、大猩猩和猩猩作了较深入的研究，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，因此，在介绍20世纪60年代起对野生大猿的深入考察之前，有必要从近处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三位“表兄妹”。

当你在动物园猩猩馆见到3种大猿时，马上会有这种印象：它们和人长得多像呀！确实，大猿坐立、伸腿、躺下和攀爬的姿势和我们人类十分相像，它们喜怒哀乐的表情和人也几乎一个模样：烦恼时也会皱眉，有疑问时会搔头，不如意时也会像人一样大发脾气，只是它们尖嘴猴腮，浑身长毛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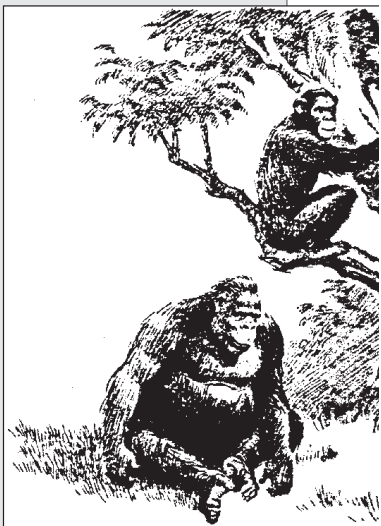
类人猿有4种：黑猩猩、大猩猩、猩猩和长臂猿。其中黑猩猩、大猩猩、猩猩因体形较大又被统称为大猿。类人猿大多长着黑毛，只有猩猩身披褐毛，故而又称褐猿。四兄弟中长臂猿个子最小，身高不到1米，可是双臂特别长，在树间攀援快如飞鸟，能跨过9米的间隔，所以称得上是一名出色的“杂技演员”。它是我国现今惟一生存的一种类人猿，分布于云南、海南岛一带。大猩猩虎背熊腰，身高可到1.8米，体重雄性近200千克。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有一只大得出奇的大猩猩，体重近300千克！真可以称作灵长类的“巨人”。猩猩和黑猩猩的体重和人相近，猩猩稍重些。成年雄性猩猩一般身高1.4米左右，体重70~80千克，脸颊两边长有一对脂肪性的厚垫，高高耸

起，脖子下又挂起个大袋子，很像个林中老人。黑猩猩呢，则长着一对特大的招风耳。

在动物大家庭里，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目算是高等种类。在灵长目中，除了人，就要数类人猿最高等。它们的脑子比猴子大，智力也比猴子发达。从平均脑重(成年雄性)来看，黑猩猩约为 420 克，大猩猩约为 535 克，猩猩约为 424 克，长臂猿约为 104 克，和人的平均脑重(约为 1330 克)相比自然低得多，可是在动物界，类人猿算得上是佼佼者了。

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起，心理学家就对类人猿的智力展开了研究，发现它们有很强的学习和模仿的能力，能解决其他动物无法解决的难题。心理学家海斯用了 7 年时间，观察了身边的黑猩猩“维基”的智力，发现它 1 岁零 4 个月时就会帮着主人掸(dǎn)尘、洗碗碟、推动吸尘器清扫地毯，等再长大一些后，它还会梳头、剪指甲、用锯子、削铅笔。经过训练，黑猩猩还能熟练地按动电脑键盘和人对话。有一只叫“科科”的大猩猩，经过心理学家帕特森 13 年的精心教养，学会了使用 500 多个手势语单词，而且会用手势语表示出“讨厌的家伙”、“温柔的好猫咪”这一类的意思。

类人猿这么聪明是有根源的。科学家经过研究，发现它们具有和人相似的血型，它们的血浆蛋白、脱氧核



糖核酸分子等的构造和人很接近，遗传物质——染色体的数目和人差别很小。对化石的研究更进一步证明，在一两千万年前，类人猿和人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，它们像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个杈，所以我们可以称类人猿为“表兄弟”。只是由于环境的变化，其中有一支下地行走，参加劳动，才出现了万物之灵的人类。

类人猿是十分重要的实验动物，它是医学家、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要研究对象。我们知道，人类易患的感冒、结核、麻疹等一二十种疾病，类人猿也几乎都会患，所以在医药学方面，人们往往把它们看做是最理想的实验动物。人类要上天，需要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许多障碍，就首先用大猿进行模拟探索。1961年1月31日，一只叫哈姆的黑猩猩成为宇宙飞船“水星号”的惟一乘客，在16分30秒钟的太空飞行中，它作为“先遣人员”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光荣使命，这以后美国才派遣了第一名宇航员进入太空。



我和黑猩猩交上了朋友

[英] 珍妮·古多尔

珍妮·古多尔(1934~),英国著名女灵长类学家,1960年在肯尼亚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利基的支持下,只身进入坦桑尼亚森林考察野生黑猩猩,历时30多年,揭开了黑猿王国的内幕。

老母猩猩芙洛在公猩猩中交游甚广。有一次,芙洛把它的倾慕者都领进了营地。除了迅速走进草地来吃香蕉的大卫和戈利亚之外,还有马伊克、简·比、马克·格利戈尔、哈克司利、利基、西龙、鲁道尔夫、哈姆弗里——一句话,我所认识的公黑猩猩几乎全到场了。它们呆在灌木丛中,没敢靠近帐篷。后面还有几只母的和幼年的黑猩猩,后来,我们的客人见到香蕉不禁馋涎欲滴,终于壮着胆子纷纷从丛林中跑了出来。

这样,黑猩猩们对营地很快就熟悉了,并且从此成了常客。我和雨果(作者的丈夫)结婚前从坦桑尼亚贡贝禁猎区传来消息,说是芙洛生了儿子。为了尽快返回贡贝,我们把原来计划中的蜜月缩短到了3天。当我们赶回禁猎区时,芙洛的新儿子已经满7周了。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弗林特。它真是又小又弱,肚皮和胸前的皮肤是粉红色的,一点毛也没有。当芙洛带着攀附在它身上的婴儿,走得离我们很近时,我们是何等激动啊!弗林特真是妙不可言:它有一张苍白的带皱褶的脸,一双闪光的小眼睛,一对圆圆的粉红色的小耳朵,弯着挺小挺小的粉红色的小指头,老是不停地抓着芙洛的毛,开始用小嘴去探索乳头。芙洛帮助它,

把它稍稍抬高些。它吮了两三分钟的奶，大概是睡着了，芙洛用手紧紧抱着它，慢慢走开了。

在我们离开营地的这一段时间，多明尼克和克里斯又接待了许多新的来访者，它们中间还包括一些母黑猩猩，新客人们开始经常光临营地。马伊克取代戈利亚成了黑猩猩之王，而我们所观察的一只年轻的母黑猩猩密利莎怀孕了。此时还传来了令人不甚愉快的消息：黑猩猩在营地的举动变得越来越放肆了。它们任意破坏和拆毁营地的建筑物，黑猩猩的灵巧又发挥了威力。费冈和艾维莱德把木棍伸进铁丝下边，撬开了箱盖上的铁门。愈来愈多的黑猩猩，学着大卫的样子，钻进帐篷，乱抛被褥和东西。这样，逼得我们把一切东西一古脑儿放进大铁箱或木箱子里。由于戈利亚带头，整个猿群对篷布都大感兴趣。一小群、一小群的黑猩猩坐在一起，把帐篷的一角或者椅座撕成小片，然后惬意地大嚼起来，有些帐篷就这样报销了。后来木头也变成了吃香的东西，于是，柜门、椅子腿也都无影无踪了。

这时，几只最大、最胆大妄为的公黑猩猩，又干起袭击非洲居民茅屋和拿起他们的衣服的事来了。我们经过认真的讨论，决定立刻将饲食站转移到离村子远些的深谷中去。我们在新地点设置了投喂香蕉的箱子，以后又把帐篷和装备搬了过去。为了避免引起黑猩猩的不安，这一切都是在夜间悄悄进行的。

剩下的事就是让我们的黑猩猩熟悉这块新地方了。一早我就呆在饲食站，期待着有哪只黑猩猩偶尔来此拜访。我为它们准备了香蕉。雨果在下面老营地，我们用随身携带的步话机交谈。11点光景雨果通知我，老营地里来了大群猿猴，他准备将它们带往新的营地。我听他说的是：要我尽快地到通到新营地的小路上，尽量多抛撒些香蕉。

我抓起一大串香蕉，奔跑着去迎接雨果。我很快看见了他——他

腋下夹着箱子，手里拿着一只香蕉，沿着小路奔跑着。雨果往后面掷出这惟一的一只香蕉，气喘吁吁地跑着，摔倒在我旁边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群黑猩猩在小路上出现了。它们看见了抛撒在地上的成串的香蕉，兴奋得尖叫起来，互相拥抱和接吻，享受着这意外的盛宴。过一会儿，它们的尖叫声逐渐沉寂，嘴巴被香蕉塞满了。

黑猩猩很快习惯了这个新设的饲食站。它们习惯于在森林里转悠觅食，因此搬迁一事并未引起特别的周折。

在这离湖遥远的新营地里，黑猩猩感到格外安适。到新营地领取香蕉的，有一些我们不相识的新人物。某些年龄的猿群，例如少年黑猩猩和年轻的母黑猩猩，过去是很少登门的，现在也光临了。这使我们很高兴，我们终于可以填补观察记录上的空白了。一看到新的来客，我们立刻在营帐里躲藏起来，通过防蚊纱窗注视着它们。由于没有人在场，新的来访者对营地它们所不熟悉的营帐和箱子，很快就习惯了。我们甚至从箱子中取出好几大串香蕉，并将它分散地摆在可以看见的地方，期待着新的来访者可能通过向我们的老相识请求，而得到一些香蕉，或者哪怕是捡起一点丢弃的香蕉皮。然而新的客人行动很迟疑，它们长久地坐在围绕营地的树上，并小心地注视着同伴们的行动。我们也注视着它们，尽管在密不通风的帐篷里炙烤得闷热难忍，但是我们的苦楚并没有白受。

有一次，戈利亚出现在我们营地附近，还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外皮红肿的母黑猩猩陪伴着。我和雨果赶紧在箱子前摆出一串香蕉，并躲进了帐篷。母黑猩猩一看见我们的营地，便疾如闪电地攀上树梢，坐了下来。戈利亚停了

一会儿，望了母黑猩猩一眼，然后看着香蕉，果断地朝营地方向移动。走了几步它重又停下，再看看它的“女伴”，母黑猩猩还呆在原地。于是戈利亚继续向前走，但就在这时，母黑猩猩悄悄地从树上溜下来，钻进了灌木丛中。戈利亚见此情景，便也急忙返身奔去。几分钟以后，那位“女伴”又爬上了另一棵树。而尾随着它的是毛发蓬松的戈利亚。戈利亚开始狂热地为母黑猩猩捋毛，但想吃香蕉的念头显然使它难以安宁——它不时朝营地的方向张望，香蕉使它馋涎欲滴，欲罢不能。

就这样到达了设着营帐的林间草地，戈利亚碰到的问题更加复杂了——从地面上它看不见“女伴”，而附近又没有树。有三次它往回走，以便爬到最近的一棵树上去看。“女伴”还坐在原先的地方。最后，戈利亚下定了决心，直奔香蕉。它只抓起一只香蕉，就奔回到大树。“女伴”一直留在原地，戈利亚一吃完香蕉，就立即从树上溜下来，奔回香蕉，把整串香蕉都抓走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它的“女伴”偷偷地溜下了树，并不时张望营地那边，当“女伴”确信戈利亚警惕的眼睛不再跟踪着它时，她便悄然消失了。

戈利亚一惊，丢掉了香蕉，开始搜索“女伴”：它搜寻了灌木丛，不时爬上树去寻觅“女伴”。但这样还是没有找到“女伴”，于是它便干脆放弃这种毫无结果的寻找，返回营地。它坐在地上吃着香蕉，偶尔瞥视了一下原先“女伴”坐过的地方。看来它已疲惫不堪了。

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发现了费冈的杰出才能。饲食站来访者的数目日益增多，以前的饲食系统无论对它们或是对我们都已经不适合了。从基戈马订制的钢制箱盖显然不敷应用，而母黑猩猩和小黑猩猩老是得不到自己的那份香蕉。所以我们开始将果品藏在枝叶里。少年黑猩猩，特别是费冈，很快地学会了找到它们。有一次，成群的黑猩猩已经吃完东西，费冈看到了树枝间谁也没有留意的香蕉。

但是它不能立即就去拿，因为在这棵树下坐着戈利亚。费冈很快地瞅了戈利亚一眼，走到一旁，在帐篷后面坐了下来，而从那儿它是可以看见香蕉的。过了15分钟，戈利亚站起来走了，这时费冈闪电般地扑向大树，抓得了果品。非常清楚，费冈是估计了形势的：如果它过早爬上树去，戈利亚肯定会从它那儿夺走果品的。费冈也不能停留在原先的地方——它自己会老盯着香蕉，这放美味的地方最后将被其他黑猩猩发现，因为它们会根据它眼睛的活动看破这一点。所以费冈不仅克制住自己的那种急切的欲望，甚至后退了一步。为了不致“满盘皆输”，像一个优秀的竞技者一样做了一个漂亮的假动作，巧妙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我与雨果为费冈的行为感到震惊，而它以后还不止一次地使我们惊奇过。

照例，只要一只黑猩猩离开正在休息的猿群朝外走去，其余的就会起身跟着走。不仅是首领，即使是母黑猩猩和将成年的黑猩猩一带头，别的黑猩猩也会跟着走。有一次，费冈和一群黑猩猩一起来到饲食站，以便得到两三只香蕉。突然，它站起来向森林里走去。别的黑猩猩都跟着它。大约过了10分钟，它独自回来了，自在地吃起香蕉来。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巧合，因为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。但是后来这种场面又出现了多次：费冈引走猿群，自己再回来吃香蕉。毫无疑问，它是有意这样干的。有一次，它耍了手腕以后，无忧无虑地又回到营地来了，看到营地有一只等级地位相当高的公黑猩猩。公黑猩猩安安静静地吃着香蕉。费冈长久凝视着他，然后拼命大叫，用脚跺地。它叫喊着，去追赶刚被它引开的猿群了。它的叫声在远处

久久未能平息。

这座营地对我们新婚夫妇来说是一处妙不可言的胜地。营帐隐设在成片的油棕树的浓荫里。不大的林间草地，绿草如茵，爽心悦目；石栗树鲜红的花朵给这片翠绿增添了特殊的色调；金色的太阳鸟飞来飞去采着蜜；傍晚，谨慎的林羚不时地从营前驰过。在林间草原的远端，溪流淙淙作响，傍晚我们就在清凉的溪水中游泳。

这是多么幸福而难忘的时候啊！山林之美任凭我们享受，爱情充实了我们的生活，而工作，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欢悦。我们更加勤奋地观察动物，并了解了许多新的东西。

过了几个星期，我们进行了一次十分有趣的观察。那天，我和雨果见到了黑猩猩是怎样“制作”工具的。我们一面慢慢地跟着奥尔莉、吉尔卡和艾维莱德在林中漫步，一面对它们进行着观察。忽然，艾维莱德站住了，它对着一棵被风吹倒了的树干，弯下身子向一个小树洞里察看着。然后它摘下一些树叶，嚼了一嚼再吐出，并将吐出的树叶塞进了这个树洞里。当它从树洞取出一团嚼过的树叶的时候，我们清楚地见到了树叶团上面挂满了水滴。艾维莱德从自制的“海绵”里吮吸水分，又将它重新放进“泉水”里去。这时候吉尔卡走近它，同时仔细观察着它的行动。当小哥哥饮干了“泉水”以后，吉尔卡也做了一块小小的“海绵”，将它塞入树洞里；但是没有喝成水，因为水已经没有了。吉尔卡丢掉“海绵”走开了。以后，我们在离营地不远处倒下的树干上人为地挖了个不大的洞，我们便多次看到，黑猩猩怎样使用树叶做的“海绵”。它们总是预先嚼嚼树叶，因此就自然大大地增强了这种“海绵”的吸水能力。这是有意地改变物体，并使用它们作为工具的又一个重要实例。

(刘后一 译)

“猩猩夫人”

[美] 哈罗德·海斯

在非洲的心脏，卢旺达境内的维龙加山，山深林密，道路艰险。海拔 3 000 多米高处有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屋，美国妇女黛安以此为据点，观察和研究珍贵动物大猩猩。

1985 年底的一个深夜，歹徒破墙而入，闯入黛安的高山小屋，用割甘蔗的砍刀向她砍去，然后逃之夭夭，什么也没有偷走。显然，这不是谋财害命，而是报复案。凶手至今没有查获。

黛安的青年时代是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度过的，生活安宁平静。进入而立那年，她读了一本关于大猩猩的书，深有感触，决心做一番事业，从事大猩猩的研究。于是她放弃了年薪 5 200 美元的工作，领了一笔 8 000 美元 3 年期限的贷款，远涉异乡，飞到非洲，打算一睹大猩猩的风采。一到非洲，黛安首先拜访美国籍的远古人类学家路易斯·利基。他长期在非洲，从事人类起源的研究。根据动物分类学和细胞分析，大猩猩在数百万年以前可能就是人类的祖先。利基打算物色几个妇女对大猩猩进行研究，他们是否是科学家倒无所谓。因为他觉得科学家往往墨守成规，对问题看得太死，而且女人比男人更有耐心，更富有



锲而不舍的精神。所以他一直在物色有志于此的妇女。利基非常赞赏黛安的决心，于是派她去扎伊尔研究大猩猩。

黛安不仅对动物行为学一窍不通，对非洲语言也不懂，而且连野营的常识也没有。在去刚果前，利基特地安排两天让一个女研究员给她讲授野外观察知识，并给她买了一辆旧越野车。野生动物摄影师鲁特为她驾驶了900多千米，经过坎坷不平的道路，来到扎伊尔。越过卢旺达边境，便是卡巴拉草地，鲁特就在这里给她挖了个厕所坑，并安装了一个贮水箱。两天后他就驾车回内罗毕。留下黛安孤单一人。她钻进帐篷，拉上拉链，蒙头大哭起来。第二天，她就开始了独立行动。仅一两个月，她就学会了搜寻大猩猩。刚满6个月的一天，她从森林回到营地，发现几个士兵已等着她了。她被莫名其妙地押下山，软禁在一个兵营里达两个星期。她后来设法骗过看守逃出来，绕道乌干达，又回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。

利基十分赞赏她那坚忍不拔的精神，再次给她提供装备，这次派她去卢旺达的维龙加山脉。

在这一带，有一个叫罗莎蒙德·卡尔的美国女人，她长得漂亮、端庄，住在简朴的小庄园里，住房周围蔓藤覆盖，花园里栽培着名贵花卉，以售花为生。黛安开车来到卡尔夫人家门口，请求女主人把这房子借给她作为基地，以便上山去观察大猩猩。“她真讨人喜欢”，卡尔夫人回忆说，“高高的个儿，穿着灰白色的套装，脚蹬网球鞋，这就是她的随身物品了。我说山上没有大猩猩，她斩钉截铁地说，一定有。”

